

日本电视  
精装小说

幸  
福  
的  
夏  
天

内 容 简 介

# 幸福的夏天

原名：《教练》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君冢良——剧本原著

莫海君——译

---

责任编辑：郭力家

封面设计：李 萌

---

## 幸福的夏天

作者：君冢良

译者：莫海君

---

出版发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：长春市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长春市新华印刷厂

---

850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 册

---

ISBN7-5387-1992-4/I·1028 定价：9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## 内 容 简 介

久保田渚来到这个偏远小镇时，谁都没有想到，这名高挑美丽的都会女子，竟是水产罐头厂的新任厂长！为了挽救濒临倒闭的工厂，她打算解散员工组成的棒球队，不料遭到群起反抗。员工的热诚渐渐化解她的冷漠，她不仅答应担任球队的教练，还要带领这群子弟兵迎向更严苛的挑战！

## 1

那个女人——久保田渚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来到镇上。当总务剑光彦从工厂办公室旁的茶水间泡好咖啡回到座位上时，正好看到一位身材高挑、穿着套装的女子，站在会计主任大森玄洋的桌边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本地人。那名女子就是久保田渚。

“你把简介搁在那里。我待会儿再看。”

待她自我介绍后，大森瞄了她一眼，态度冷淡地说道。听到他的回答，一向慢条斯理的剑光彦顿时慌张了起来。大森可能误以为她是拉保险的外务员了。

“久保田小姐，您是伍代物产派来的吗？”剑可以感觉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

“是的。”

糟了。屈指一算，总公司说要派人来履职的日期，不就是今天吗？“这位是新来的厂长吧！”剑在大森身边提醒他，但他仍然无动于衷，只顾着看帐本。剑光彦看到久保田渚狠狠地瞪着大森，顿时觉得坐立难安。他告诉自己千万别乱了阵脚，然而就在他将咖啡放在桌上时，却又不小心打翻了杯子，弄脏了桌上的文件。他惊呼一声，回过头来看看久保田渚，只见她正冷眼望着他。好美的女人啊。糟了！他得赶快叫大家来集合才行。

“其他的人呢？”她望着空荡荡的办公室问道。

“他、他们都在……”剑光彦试图从旧裤袋中掏出手帕，可是却把零钱撒了一地。他本来就是容易为小事紧张的人，再加上她

又是总公司派来的大人物，这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压力。更何况，她可是个难得一见的美女呢！难怪他会这么惊慌失措了。“……只是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”

过了不久，那些不见踪影的员工都被集合了过来。虽然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五代物产将会派一位新厂长，来到这位于九十九里滨的KK水产罐头工厂，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记得这件事。大家一如平日，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剑光彦事后得知，当时望月小蛤正在海边看漫画，早川直人在做挥棒练习，而小松泽伸郎在打盹小歇。至于大森玄洋，则如剑光彦所见到的那副样子。接着就是品管主任三国清太郎了。久保田渚在新人石井武志的带领下参观了工厂。当她看到厂房中的青花鱼时，顿觉天旋地转。就在她冲到厂房外，想要呕吐的当儿，三国清太郎这才现身。他手上抓着一尾活生生的青花鱼，蹲在久保田渚的身旁，关心地看着她。不料，一记重拳落在三国清太郎的脸上。真是倒楣透顶！谁晓得久保田渚会这么讨厌鱼嘛！

紧接在这七人之后陆续到来的是，负责业务的盐谷泰夫、仓管丸山三郎，以及来自泰国的研修人员肯特·蓝贝尔。至此，十名员工总算全员到齐。

“我是总公司派来的久保田渚。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，我将与各位在此共事。”

她真是愈看愈好看。三十出头的年纪，不是那种青涩的小女生。一头长发，身材瘦削，双腿修长，大概还是单身……吧？无论如何，可以确定的是她还没生过孩子。因为生过孩子的女人，应该不可能保持那么美的臀线和腰线才对。

“我看你们倒是工作得挺轻松惬意的。不过，像这样的工作态度换成是在我从前的办公室的话，不消两分钟立刻就会被炒鱿鱼。”说着，她环视所有的员工。

像她这样的女人，为什么会来到这种穷乡僻壤呢？而且还是这种办公室里连台冷气机也没有，只有电风扇，而洗手间内连冲水

设备都没有的破工厂。前任的厂长身上满是海水味，而她怎么看都不像是来接任的人。刚刚剑走过她身后时，向来只闻得出海水和青花鱼味道的鼻子，竟嗅到了名牌香水的气味，阿渚的嗓音低沉、目光有如野生动物般锐利，同时还流露出智慧。她是那种久违了的都会型女子。小蛤算是很可爱的了。把这样的女孩摆在这小镇上，着实是暴殄天物，但她毕竟缺少了阿渚那份成熟女子的风韵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也许这正是小蛤独特的魅力吧。

他一一观察了同事们的反应。三国清太郎仍如往常一样，立刻直视对方的双眼听她说话。不擅于面对正式场合的望月小蛤，一如以往显得很倦怠。大森怒视着阿渚。早川直人则带着一贯有些不满的表情。石井武志直立不动。丸山三郎的眼底流露出疲态。小松泽伸郎冷眼旁观这一切。盐谷泰夫和肯特·蓝贝尔则如戴着能剧的面具般毫无表情。这两个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情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盐谷的眉毛淡而稀疏，脸部的五官又缺乏起伏，是主要的因素。至于肯特则是因为听不太懂日本话，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“请你们仔细听好。”阿渚真是有够酷。

“今后，在这个工厂……”

接下来的话，让一声尖锐急促的下班铃声给打断了。大伙儿理所当然似的鱼贯走出办公室，剑也跟着走。

“等一下！”听到阿渚的唤声，大家全都回过头来。

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哪！”

没有一个有反应。

“全都给我回来！”

“我们还有事情要做。”大森玄洋郑重其事地回答。

“非常重要的事。”小蛤附和道。

阿渚并没有进一步加以阻拦，于是大家便把这种反应视为她的认可。然而剑却隐约察觉出，其实她并不是认可，她只不过是一时感到错愕，同时也想看看这些人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。而且，

她并不想第一天就对这群毫无干劲的员工大发雷霆，如此而已。尽管剑了解这个情况，但他只要一想到那日落之前的快乐时光，就觉得很兴奋；更何况又没被责骂，于是他再度移动脚步，跟上前去。

他们——也就是位于千叶县俗称的“外房”，面向太平洋的九十九里滨这个地方的 KK 水产罐头工厂的员工们，自组了一支名为“马卡瑞尔”的棒球队。成员总共十人——九名队员加上球队经理一名。球队经理就是小蛤。所谓“非常重要的事”，指的就是这支球队的练习。工厂在海边拥有一座球场。虽然只要球弹落在这座球场上，便会扬起漫天风沙，前扑滑垒便会吃了满嘴咸沙，但这里却是员工们的天堂。若说员工们全是以在此打球为乐才来上班的，实在一点也不夸张。至于“马卡瑞尔”这个队名，就是青花鱼的英文音译。

剑在中学时代玩的是橄榄球，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，他的身材十分健硕，腰力和腿力似乎也比其他队员要来得结实。而且，在他初到工厂之际，还让他做过掷远的测试，结果得知他是球队中臂力最强劲的人，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捕手了。不，其实不能断言他是因此得到这个守备位置的。因为目前的位置，其实是在过年时大家猜拳分配出来的结果。马卡瑞尔的实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球队的每一名成员都非常地热爱棒球。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带本来就盛行棒球运动，再加上剑自己也玩上了瘾，其他娱乐就变得不值一提了。一打起棒球便很快乐，心情也随之开朗，尤其是流过汗后喝下的啤酒，才真叫做人间美味呢！大森也不是本地人，一直以来，所有的运动都与他无缘，更遑论棒球了，然而他却在这里成了棒球的俘虏。剑光彦亦然。尤其是在夏天。夏天最好的运动就是棒球。对他而言，要想找一处既能让他发泄中年男子的精力，又能让他逃避现实的场地，无非是棒球场了。还有一个理由就是，工厂本身就拥有球场，所以无需像打高尔夫球一般，得花钱才能打球。

“喂喂喂、打起精神来吧！”



在剑看来，事实上和不良少年差不多、只有十八岁的早川直人，在棒球场上也显得意气风发。看着他在尘土飞扬中追逐清太郎所击出来的球，实在很难令人联想到他平日动不动就爱闹别扭的模样。

“比赛的日子愈来愈近了喔！”

虽然正值二十三岁的花样年华，但看起来却对人生没有太多奢求的小蛤，只要一换上运动衣、戴上球帽，便显得生龙活虎。能有一件事可以让人全心全意投注在上面，是很不错的。

“让我们早日旗开得胜吧！”剑大声呐喊着。他接住传回来的球，再将球投给清太郎打击。

“加油！”

夕阳在由红转紫之前，散发着美丽的橙色光芒、笼罩着整个球场。风是静止的。当剑想去捡那颗漏接的球时，被清太郎叫住了。只见清太郎拎着球棒，迳自往球的方向追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久保田渚像一尊不动明王般站在球场尽头的阶梯上。

“你们所谓的要事，指的就是这个吗？”

她说的话，剑都听到了。那种充满敌意的说话方式，令他心生畏惧。由于环境和个性使然，剑一向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，虽然如此，他还是能够直觉地感受到，在这位新来的厂长身上，除了香水的味道之外，还伴随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。她之所以会来到这种地方，一定另有隐情。他还有一种预感，那个秘密必定和工厂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对外面的世界略有所知的剑，其实无法认同他的同事那种过于闲散的处事态度，甚至还十分替他们忧心。但是此地安逸的生活，以及外地人的身分，使得剑觉得自己不便多说些什么，所以至今他仍保持缄默。

虽然，现在他仍没有要将这份担忧说出口的打算，但久保田渚看起来绝不像是会善罢干休的女人。如此一来，剑想要极力避免的纠纷，总有一天会浮出台面。换句话说，久保田渚和员工们之间，一定会有冲突产生。届时，肩负工厂命运的人，将是工厂的品

管主任，不，应该说是“马卡瑞尔”的投手——三国清太郎。

“要不要一起来？”清太郎捡起了球问道。“来跟我们打打棒球吧！”

## 2

说三国清太郎是个奇人，真是一点也不为过。

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自出生，他就住在港口边一家名为“三国丸”，专供钓客留宿的小旅舍中。说是专供钓客住的，其实也只是一般不挑客人的民宿而已。通常会造访这种地方的外地人，都是来垂钓的，但偶有例外。不过，那是因为他们附近找不到第二家旅馆，才会发生这种情形。

他和父亲哲老爹，以及房客剑光彦三人一同住在“三国丸”；他们只向剑酌收一点租金而已。清太郎的母亲，也就是哲老爹的牵手，早已不在人世。旅舍的客人不多。清太郎自本地的高中毕业后，便来到工厂上班。他今年三十六岁了。因为少年白的缘故，头上长了不少白发，而脸孔看起来也不算年轻。虽然他不像一般中年人有凸出的小腹，但外貌上还是颇为老成。其实，他有过一次婚姻失败的记录。

尽管如此，剑还是认为，在清太郎身上有着一股奇妙的、属于少年才有的特质。至于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说实在的，很难用言语清楚地表达出来。他之所以会如此认为，是因为当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地方，不知该何去何从时，第一个开口和他这个陌生人交谈的人正是清太郎。清太郎有着一份很不可思议的真情，能够轻易地掳获人心。有时，剑甚至觉得这个男人真是非常不简单的人物。然而，在大半的时间里，他看起来还是像个吊儿啷当、玩世不恭的男人。尽管如此，他并不是个两极化的人；因为他看起来实在是太

自然、太正常了。他给人一种熟谙人心、老谋深算的感觉，但同时却显得非常天真无邪，没有心机，甚至还有点钝呢！不论任何一项特质加诸在他身上，都显得自然而不突兀。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！他是不能只用一个简单的词汇——比方说，像个少年——就可以形容完全的。

清太郎平常不是钓鱼，就是打棒球，再不就是喝酒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皆是如此。这么说，好像大伙儿全没在工作似的，其实不然。只不过，绝对不算工作得太卖力，如此而已。

昨天，当他突然邀新厂长一起打棒球时，换来的竟是一脸不悦和露骨而轻蔑的白眼，尽管这么不被对方放在眼里，清太郎还是毫不介意。第二天，马卡瑞尔球队仍继续练习。而且这一天，他们还提前开始练球呢！因为新来的厂长并没有在上班时间出现在工厂。

这个小镇实在太小了。因此她没来上班的理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全镇仅有两辆计程车，而其中一辆是由工厂最年长的员工——丸山三郎的小舅子驾驶。据丸山的小舅子说，昨天傍晚，他载送一位似乎就是久保田渚的女乘客前往东京。起初他大为吃惊，再三告诉她：“到东京可要花上五、六万圆喔！”然而她似乎有急事要办，根本不把价钱放在心上，只吩咐他道：“无所谓。我只要能早点回到东京就好了。”

急事？厂里并没有急事发生。大概是总公司紧急召她回去的吧？但是，依照时间来推算，她应该是在离开球场不久后，就搭上计程车了，当时只见她快步离开球场，往市街走去。她应该是临时起意才对。再对照司机所说的话，似乎就更能肯定这番推论了。看来，她似乎相当厌恶这个小镇。总之，她回到了东京。今天还没有来上班。除了这点之外，今天天气也很好，实在没有不练球的理由。

“厂长回来了！”

石井武志从阶梯的另一端奔向球场。他虽然跟那个简直就是

目中无人的早川直人一样，同是年仅十八岁的新进员工，却跟直人有天壤之别，是个善良、可爱、稚气未脱的年轻人，所以站哨的差事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他身上了。在此形容一下这位少年吧。他的肤色白皙，绝对令人想不到他是这一带的人。而且他的五官很美。尽管他是典型的美少年，却完全没有一丝傲气。

“糟糕！”

一行人全慌了阵脚，急忙收拾残局。走在往工厂的路上，清太郎不禁苦笑道：“怎么突然跑回来了。”

“请主任代表大家跟她道歉吧。”年轻的武志忧心地说道。

“为什么要我代表呢？”

“这有什么好道歉的！”直人又回复了以往那种叛逆的神情。“就算我们不在，罐头还不是照样做得出来！”

此话的确不假。虽然这是个破工厂，但也已经采行自动化生产，而且还有一些兼差的欧巴桑。整个运作的过程，员工都没有必要在场。

当大森、小蛤、盐谷泰夫、以及剑光彦冲进办公室时，阿渚已经在里头了。四个人都没有抬眼看她，各自迅速回到座位上，佯装忙着工作的模样。然而，男生们仍然穿着球衣，小蛤也穿着运动衣。唯有这个时候，剑才会羡慕在工厂现场工作的清太郎等人。阿渚一句话也没说。显然地，她非常不悦，这是众所皆知的事。正因为四个人都知道，所以才会心惊胆颤地装出勤奋工作的样子。

然而，素来没做惯的事，一时之间是做不来的。装模作样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不久之后，大森就开始削起铅笔来了；小蛤拿出罐头，在桌上玩起堆高的游戏。剑闲得无聊，只好开始玩原子笔；至于盐谷泰夫，则是不知何时起就已经对着天花板张开大口，进入熟睡状态了。

这时，“咚！”办公室内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原来是阿渚一拳敲在桌子上的声音。“难道你们无事可做吗！？”

醒着的三个人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望着她；而睡着的盐谷，则

在惊醒的刹那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。

“你们在这里上班，应该有领薪水才对吧！”

她说的没错。剑觉得忐忑不安，紧张得汗流浹背，拼命想找出什么法子来收场，然而率先站起来的人，却是小蛤。

“盖章吧。”说着，她将一份文件放在阿渚的桌上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“孟兰盆会舞蹈大会的预算。”

“孟兰盆会舞蹈？”

“每年八月都是由工厂主办的。因为我认为今年参加的店家会比较多，所以多编列了一点预算。你说好不好哇？”

阿渚用锐利的目光，抬头打量小蛤一番。“……我跟你可不是好朋友吔！你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！？”

尽管如此，阿渚还是盖了章。接过文件的小蛤，一脸茫然走到剑的桌边。她似乎根本就不懂阿渚话中的意思，居然还大大方方地问道：“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剑很想挤出一丝笑容，但脸部表情反而愈绷愈紧。曾经，有个女孩告诉过他：“你笑起来好可爱。”不过，也有别的女孩对他说过：“你不说话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在生气。”他回答小蛤道：“说话的时候，要用敬语。”

他总算进出这么一句话来了。小蛤是个很乖巧的女孩，没有一点儿复杂的心思，所以大伙儿也就不敢打她的主意了。她就是这么单纯的好女孩，但无奈的是没什么社会经验。她的五官秀丽分明，不论到哪里，都称得上是个美人胚，不过，这也正是可惜的地方。因为她对人过于信赖，毫无防备之心，置身在这样一个全是男人的工作场所，任谁都会想去保护她。然而，没有一个人敢动她的脑筋。也许有人曾经想过，但至少都没有付诸行动。简单地说，小蛤浑身散发出一种不容易侵犯的处女特质。

其实，没有人敢打她的主意最重要的原因，也许是出在她父亲的身上。只要一想到她爸爸，任谁都会犹豫不决、打退堂鼓吧。就

连剑光彦这群同事，每一回跟小蛤的父亲见面时，也总是吓得直打哆嗦。

小蛤回到自己的座位，诡谲的气氛再度弥漫了整个办公室。至少剑是那么认为。他心里有股压力，不断提醒自己得赶紧工作才行，不，应该说是设法让阿渚知道他很认真才对，这样的压力逼得他几乎要透不气来了。

“请您盖章。”他终于鼓足勇气，走向阿渚的办公桌。

看过公文后，阿渚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“……刷子？”

“是的，洗机器用的。”

“买个刷子还要我批准吗？”

剑倒抽一口气。他没有把握是否能解释得很清楚。他绞尽脑汁，好不容易才想好该如何说明。也许这正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时机。“一个刷子一百元，如果一次买五十个的话，老板可以算我们九十九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省下五十元。是否要一次购买，则有赖厂长您的裁示。”

厂长默默地听着他的话。剑不敢正视她，只好必恭必敬地立正站在一旁，眼睛直视正前方。

“你爱买多少，就买多少呀！”阿渚粗鲁地盖下印章。“大森先生！把帐目资料拿给我看。”

剑才刚松完一口气，旋即又心想：糟了。

“帐目吗？”大森反问。

“不要让我说这么多次。”

“要帐目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知道工厂的情形。”

“只有这一个月帐目，就算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呀！”

“让我知道有什么关系！？反正这个工厂都已经病入膏肓了。”

“这个工厂不是病入膏肓！”大森怒视阿渚。“而是已经死了。”

大森心不甘情不愿地起身走向电脑时，阿渚打开了自己的笔记型电脑，说道：“给我磁碟片就行了。我用这个来看。”但是大森

对那沾满尘埃的电脑看都不看一眼，迳自抱起放在一旁的纸箱，搬到阿渚的桌上，然后从里面取出一叠帐簿。

“你没存进磁碟片里吗？”

“说明书搞丢了。没有人会使用那个玩意儿。”小蛤答道。

“文书处理机是很难操作的地。”盐谷说着，一边打开摺扇。

阿渚为之气结。“那个东西叫做电脑！”

一时之间，她像是个泄了气的皮球，已经无意拿起帐簿了。剑机伶地先到工厂通报清太郎，再回到办公室偕阿渚前往。一进入工厂，阿渚就皱起了眉头。她似乎十分介意弥漫在空气中的鱼腥味。已经换上工作服和长筒胶鞋的清太郎，脸上堆着中年人少有的天真笑容在那里等候。

“听说您想了解工厂情况？那么，请您坐在这里。”

他还为阿渚准备了一只木箱。她照着他的指示在那里坐了下来。工厂里，输送带不停地转动，兼差的欧巴桑戴着手套，个个都辛勤地在工作。厂内充满了马达的声音，到处弥漫着被碾碎的骨头和血的味道。在昏暗不明的工厂中，有一道白色的日光自天窗穿透而下。木箱的对面堆着一些木制的货架，清太郎开始在架上排起一列罐头。

“我为您说明一下。厂内共有一号罐至八号罐这八种大小的罐头。最近，市面上常可见到这种被称为口袋罐头的产品。这是专为单身贵族所设计的，是目前在罐头业界最被看好的产品。”清太郎兴高采烈地说明。因为他很喜欢罐头制造业。

“虽然厂里也生产沙丁鱼和秋刀鱼的罐头，但全年都产的只有一种——青花鱼的水煮罐头。这种罐头在东南亚的产量也很多。”

而在一旁听他说话的阿渚，脸上的表情实在怪得难以形容。清太郎大概也察觉到了，于是问道：“您还想再多了解一点吗？一定还想再了解一些吧？”

“没兴趣。”

“您明明想了解的呀！”



阿渚站了起来。“我讨厌青花鱼!”

“您指的是长相吗?”

“什么?”

“那么,你一定是被它咬过。被这种鱼咬到可痛得很呢!”

“你猜对了。”说完这句话,她立刻三缄其口。

阿渚冲出工厂,剑也尾随在后。

“厂长!”清太郎叫住了她。“我还有很多开发新产品的点子,请您再听听看!”

阿渚回过头来,虽然满脸笑容,但却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如果你的点子是将这里的员工全装进罐头里,送往东南亚的话,我倒可以参考参考。”

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确实是有不对的地方,但她的态度也未免太过份了。看来,她不仅仅是对这个工厂,甚至还对所有的员工都怀恨在心。这么一来,又如何能期待上司和部属之间有良好和谐的关系呢?虽然阿渚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家,但却是那种活跃于第一线的女强人,这样的女人,何以会来到这座被视为是伍代物产包袱的破工厂呢?剑认为这一点可能有必要再深入探讨。一种山雨欲来的不祥预感涌上他的心头。

厂里并没有像样的员工餐厅。天气好的日子里,员工们是聚集在前庭享用午餐。热腾腾的饭再佐以罐头,既便宜又好吃。当他们一如往常般地吃午饭时,阿渚自办公室走了出来。她依然用那种轻蔑不屑的眼光看着这群部下。

“厂长也一起来吃吧?”

清太郎对她说。

“还有饭呢。”小蛤接着说着。

“罐头多得要命,吃都吃不完地。”小松泽紧接道。

剑可以猜到阿渚的反应。因为这里有的当然只是青花鱼罐头而已。

“我去外面吃。”